

馬未都：家具是物質與精神層面的結合

《紅樓夢》中描述林黛玉初進賈府，在辭別邢夫人後，進入堂屋中，抬頭先看見寫有「榮禧堂」的大匾，然後看到大紫檀雕螭案上擺着各色古物件，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這是書中對賈政所居正室的描寫。這些家具在小說中的描寫不僅恰如其分地顯示了賈政的身份地位，並營造出一種莊嚴的氛圍。

古典家具究竟有哪些獨特的魅力？今人對古典家具的理解是否正確？那些流傳了數百年的老傢具有哪些價值？現代人又該如何守護這些古人傳承下來的傢具文化……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帶我們走進古典傢具的世界，追尋古典傢具的生存規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中國人從最初的「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從低矮傢具走向高型傢具，最後，古典傢具藝術成就最輝煌的巔峰時期落在了明清。可以說，傢具在演變過程中，有着它獨特的生存規律，而這些規律也在歷史的煙雲中逐漸被塵封，現代人並不能準確地理解傢具為何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古典傢具的生存規律

馬未都論及中國傢具的出現時解釋說，歐洲人有着垂足坐的習慣，是因為歐洲地區氣候較為濕冷，氣候條件使他們高坐起來。而亞洲人由於氣候相對乾燥，則形成了席地而坐的起居習慣。魏晉南北朝時期，高型傢具才出現，在此之前，我們的祖先都是席地而坐，所使用的傢具也是一些低矮傢具。

根據古書的記載，古人有跏坐、箕踞等不同的坐姿。箕踞則被視為最不禮貌的坐姿。《禮記》中也有「立毋跛，坐毋箕」的說法，箕踞就是兩腿張開，平放而直伸，像簸箕一樣的坐姿。馬未都先生說：「當你要了解傢具的時候，首先要了解中國的服飾史。」箕踞之所以被視為不禮貌的坐姿，是由當時的服飾決定的。「因為在漢代，古人所穿的是套褲(無襠褲)，而不是連襠褲，箕踞就顯得很不禮貌，所以，古人一定是跪坐，衣服就蓋下來了，將下半身遮住了。」由於中國善於學習，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們從席地而坐轉變為垂足而坐，從而製造出適合我們起居習慣的高型傢具了。

另外，古典傢具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東西，有時從字面上可以發掘傢具背後的知識。以「椅」字為例，最初的寫法是「倚」，有倚靠之意。到了宋代，隨着木質傢具增多，這個字的寫法便逐漸變成木子邊的「椅」了。而「凳」最開始就是用來踩踏的，如上馬凳，所以凳子是沒有方向性的，四面都可以坐，而椅子則是有方向性的。「這就是傢具在發展中的一個過程，每件傢具都有它的生存道理，今天我們希望找出傢具的生存規律，為未來的中國傢具畫出一幅藍圖。」

古典傢具的洋洋大觀

在提到前不久在中國世紀壇舉辦的「鑿枘工巧——中國古坐具展」時，馬未都表示，他希望讓更多的人能夠真正認識到中國傢具存在的合理性。所謂傢具存在的合理性，不只是大家熟知的紫檀、黃花梨的傢具，很重要的一部分傢具是大量的民間、鄉間



■明末黃花梨雕龍紋四出頭官帽椅，聯幫棍底端圓雕環口龍頭紋飾更是別無其他公開發表範例。中國嘉德拍賣場中最終以2300萬元人民幣成交。

使用的傢具，俗稱柴木傢具、漆木傢具。

他說這些存世500多年歷史，甚至是六七百年歷史的傢具，無論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寶座，還是鄉間不經意的一個馬札，它們構成了中國傢具的洋洋大觀。「當這些傢具匯集到一起展覽時，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傢具的魅力。事實上，中國傢具的魅力不僅是指質感，如紫檀、黃花梨等貴重木材所呈現的質感，更重要的還在於傢具的造型，例如，傢具以什麼樣的造型存在於世，用什麼樣的造型帶給人某種享受，這才是至關重要的。」馬未都解釋說中國傢具的製作原則是尊嚴第一，舒適第二。在傢具的設計中，首先考慮的是人的尊嚴問題，然後才考慮舒適度的問題。而西方人則恰巧相反，這也是西方傢具的曲線比東方傢具多，高度也比東方傢具矮的原因，這是西方人追求的結果。這也是中國傢具與西方傢具的區別之一。

馬未都說中國古典傢具十分豐富，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通過傢具、坐具展現這種對傢具進行分門別類的展覽，我更希望中國人在當下衣食富足的情況下，更關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現在的老百姓常被談導到傢具以外的東西，大部分人都強調買完東西是否會升值，這很麻煩，因為他會忽略藝術本身帶給他的感受。」

當然，馬未都也希望目前有點跑偏的傢具市場能夠重新正視傢具的存在，讓一些沒有能力的人能享受到我們古代燦爛的傢具文化。他更希望將來會有一些廠家用很便宜、大衆的木材去製作造型經典的傢具。而今天往往是用很昂貴的材質去做很經典的造型去賣很昂貴的價錢，但這個價錢不是普通百姓能夠享受的。「我希望中國的傳統傢具文化精神能夠匯集到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2010年中國嘉德拍賣中，明末黃花梨獨板圓子馬蹄足羅漢床從800萬起拍，短暫競價後，被場內買家直接叫價至2000萬，在不到5分鐘的時間內即創下了3220萬元人民幣的高價。



■諾華博物館中的明清傢具。 何花攝

馬未都談古典傢具

當今製作的古典傢具有哪些欠缺的地方？

馬未都：今天所製作的傢具，要麼是一味地復古，作為藏品收藏起來，要麼就是一種假象的、毫無原則地對傳統傢具進行改造，而這些改造在我看來，無一成功，而且遠離了過去的成就。今天很多設計的所謂的明式傢具，沒有把過去所謂好的東西發揚光大，而是按照今人的某些理解，狹隘地去做了一些自以為成功的傢具，讓我看連最基本的設計思想都沒有。只是在自我意識下改掉一些比例關係，自認為這是一種創新，在我看來卻是一種很愚蠢的行為。不幸的是，當今社會在傢具原創當中，愚蠢的行為大於精明的創造。我們希望這麼精明的中國人應該在這樣一個時代能有一種精明的創造，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有感染力的。我們希望有一種不愧於我們民族文化的新的傢具文化能夠重新誕生。

如何評判成功的傢具？

馬未都：我認為一個好傢具的成功是在它簡單製作的成本之上，有社會學、文學、美學，乃至哲學的考慮，這些考慮全部運用當中，才能使傢具高出一個層次。明代傢具的輝煌是建立在宋代的基礎上，而且明代傢具有很多當代的頂級文人參與製作的。而我們今天的頂級文人很少參與到傢具製作當中，可能很多文人也看不上這種工藝。這跟過去的文人很不一樣，比如明代的大文人文震亨、屠龍等，他們所著有關於文物的書籍，對傢具做了比較經典的點評，而今天做這樣的人幾乎沒有。



■收藏家馬未都

為何說古代傢具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

馬未都：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傢具是一種非常好的結合物，首先它不是短期消費。一般的傢具，尤其是心儀的傢具會跟隨一個人的一生，甚至是幾代人。所以，在歷史上所賦予它精神層面的東西就會很多，但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捕捉到的。比如官帽椅和圈椅的區別，官帽椅和南官帽椅的區別，官帽椅和玫瑰椅的區別，而這些區別為何會產生，這些椅子在過去家庭生活中擺放的位置有哪些區別，為什麼在古典文學中有的椅子要着重去描寫，這都代表了一種人文精神。例如，在《金瓶梅》中，李瓶兒「獨獨安了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事實上，交椅是權力的象徵，也表示了對西門慶的尊重。在這裡，交椅強調了它文化的、精神的需求，如果隨手就拿一張椅子，那麼，語境和情景就不一樣了。因此，在古典文學中，對傢具有有恰如其分的描寫和使用方式。如在屠龍的《文目雅編》、文震亨的《長物誌》、李漁的《閒情偶寄》等書中，都有類似的描述，譬如一些傢具擺在這兒合適，換一個地方就俗了，這些都是今天的人所不知道的。今天的人不會因為一個椅子擺的位置不一樣，就變得俗了。而我們會認為如果椅子是雅的，放到哪裡都是雅的。但古代文人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擺在什麼位置是雅的，換一個環境就是俗的了，這種精神上的追求，不是今天隨便一個人所能理解的。這需要很深地介入到傢具的領域裡，可能還需要補充其他門類的學問，才能清楚地感受到古人的原意。

萬象靈犀

馬年開筆

欣值馬年，萬象更新。文匯報創刊65周年，蒙讀者喜愛，讀者陳大銘95歲高齡，值此新春之際，特撰寫篆書聯句以及正、草書「馬」字四幅寄給本報，祝福廣大讀者新春快樂，萬事如意。特此刊登，與諸君共賞。



萬象靈犀

鎮國鎮宮之神器——汝瓷

中國是瓷器之國，自十七世紀以來，「china」一詞成為世界上瓷器的代名詞。汝瓷始於唐中期，盛於北宋，雄踞宋代「汝、鈞、官、哥、定」五大名瓷之首，有「汝窯為魁」的美譽，在我國陶瓷史上有極其顯著的地位。汝瓷以名貴瑪瑙入釉，色澤獨特，隨光變幻，溫潤古樸，觀其釉色，猶如「雨過天晴雲破處」之美妙。器表呈蠶翼紋細小開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稱。

關於汝瓷的美和珍貴程度，在《河南直隸州歷代統屬考》內，督學孫瀛曾作詩稱讚道：「官哥配汝非汝偶，聲價當時壓定州」。歷史上各類文獻記載中，都對汝瓷推崇備至。汝瓷製作工藝複雜、燒造時期短，因此存世量非常稀少。南宋周輝《清波雜誌》記載說：「汝窯，宮中禁燒，惟供御檢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

在宋代，汝瓷專供皇室御用，藝術水準很高，極具收藏價值。汝窯瓷器土質細膩，胎骨堅硬，工藝考究，又以名貴瑪瑙入釉，滿釉支燒，燒製出來的作品顏色純淨，細美如玉，柔和內蘊，隨光變幻，王者之氣與生俱來。製作過程不惜工本，精益求精，

再加上窯變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每窯幾十件有時候連一件上品也燒不出，而且燒製成品御用落選的一律砸碎毀掉，以至於成器很少。

北宋時汝瓷器表常刻「奉華」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榮記。正是因為汝瓷燒製被宮廷壟斷，其命運與皇朝密切相關，當戰火紛亂，改朝換代，官窯被摧毀，汝瓷如曇花一現般釋放出驚人的美艷後，便隨着趙氏王朝的沒落而香消玉殞，變成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留在歷史長河中。

宋、元、明、清以來，宮廷汝瓷用器，內庫所藏，視若珍寶，可與商彝周鼎比貴。被歷代帝王視為稀世珍寶和鎮國、鎮宮之神器，有「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的美譽。

時至今日，汝官窯傳世品更為稀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17件、上海博物館藏有8件、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23件、廣東省博物館僅藏有半件，另外再加上英國戴維德爵士基金會、日本大阪國立東洋陶瓷館等知名博物館，和少量由大收藏家典藏的宋代汝瓷，總數也不足百件。

汝官窯不僅在中國藝術史和陶瓷史上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更是歷代古董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珍罕之器。每一次在拍賣界現身，都是收藏家們的饕餮盛宴。1992年秋，一件直徑僅僅8厘米的宋汝窯盤在紐約拍賣，成交價高達154萬美元；2004年，在鄭州日信拍賣有限公司，一件汝窯粉青釉「鴛鴦水注」以1050萬元人民幣成交；2006年4月，一件汝窯「玉蘭瓶」在北京紅太陽拍賣行拍出了1.6億人民幣的高價；2012年4月4日，香港蘇富比拍賣行舉行一場名為「天青寶色——日本珍藏北宋汝瓷天青釉葵花洗」的專場拍賣，這件直徑13.5厘米的葵花洗在激烈競逐後以2.0786億港元成交，創造宋代瓷器新的世界拍賣紀錄；2008年，汝瓷燒製技藝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0年，汝瓷燒製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國當代傑出大寫意花鳥畫家、書法家、美術教育家李苦禪為汝瓷題詞：「天下博物館無汝（瓷）者，難稱盡善盡美也」。汝瓷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文：范隨州（工藝美術大師、汝瓷傳承人）